

宝庆竹刻的艺术特征探析

单贺飞¹, 王宽宇²

(1. 五邑大学 艺术与设计系, 广东 江门 529020; 2.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宝庆竹刻沿袭了湖湘地区的传统艺术而又有自己的发展与开拓。它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格调清新淡雅, 情感高清含蓄, 具有清雅的文人特性; 其创作根植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审美特点,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间性; 其作品还充分体现出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具有典型的宗教性。

关键词: 宝庆竹刻; 艺术特征; 文人性; 民间性; 宗教性

中图分类号: J31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0)01-0065-03

Arts Features of the Baoqing Bamboo Carving

Shan Hefei¹, Wang Kuanyu²

(1. Art & Design Department of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Guangdong 529020, China;

2.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Baoqing bamboo carving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Hunan regional art while pursuing its own development. Affected by the literati, it is unique in the style of freshness and elegance, with emotion of purity and implication. Its creativity is rooted in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with their aesthetic features therefore it acquires a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 The works also fully reflects the local population's religious belief and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 with the typical religiositat.

Key words: Baoqing bamboo carving; arts features; literary character; folk; religiositat

1 竹刻艺术概述

竹刻是以民间日常生活场景、自然风光为主要视觉语言符号, 配合竹雕技法而构成的图案艺术形式。竹刻作为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典型代表, 不仅内容通俗易懂, 取材与生活紧密联系, 而且在图案形式上也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视觉语言符号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 表达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内涵。各地竹刻均有自己的特色符号和表现手法, 即使是相同的题材在不同地区的竹刻作品中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些特色符号成为本地竹刻的代表性视觉语言。

竹刻是具有一定符号特征的传统视觉语言符号, 以特有的构成规律组合成的表现出民俗文化特征的图案艺术。构成这种图案艺术的主体是我们熟悉的传统视觉语言符号, 这些视觉语言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经

过数千年的沉淀保留下来的, 是被大众所接纳、喜爱和推崇的视觉“词汇”, 它们和语言词汇一样, 在一个民族和区域里被大众所熟悉和使用, 作为传达自己情感的工具。同时, 这些视觉“词汇”又以一定的“文法”(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把具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 为匠师们所遵守, 为人民所承认”的建筑特点叫做中国建筑的“文法”, 并说:“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 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欢, 因而沿用的惯例, 成了法式。”笔者在此借用了“文法”一词。)组织起来, “运用这‘文法’的规则, 为了不同的需要, 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 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 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 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1]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图案艺术特征。因此, 形成于某个环境中的传统视觉语言符号必然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具有自

收稿日期: 2009-12-21

作者简介: 单贺飞(1980-), 男, 湖南株洲人, 五邑大学教师, 硕士,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shanhefei@foxmail.com

己的符号艺术特征。宝庆竹刻即是如此。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地处湘中偏西。宝庆竹刻融合了当地文人美术的清雅、民间美术的稚拙与宗教美术的神秘，融文人性、民间性、宗教性等各种元素于一体，彰显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

2 宝庆竹刻的文人性

宝庆竹刻艺人，大都追求将文人的闲情逸致、诗情画意与竹刻艺术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他们将散漫而又恬静的心境潜移于竹刻艺术之中，无论雕刻山水、树石、楼阁，还是雕刻人物，都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明显的文人画意和情趣^[2]。

宝庆竹刻在艺术形式上或多或少地受到文人士大夫美术的影响，在展现民俗美术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同时，也给欣赏者带来一丝与众不同的书香气。文人士大夫美术形成于唐代以后，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成为其审美观与艺术标准。宝庆竹刻既吸收了宫廷美术的富贵之风，也撷取了民间美术的自然古朴之情，将文与野、雅与拙和谐统一在具体作品中，格调清新淡雅，情感高清含蓄。宝庆竹刻将民间美术情感与具体的物和谐统一，以江南地区的山川风景为蓝本，表现了江南地区的风俗人情，展现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艺术旨趣。如松、竹、梅这3种典型的承载着文人旨趣的自然物象，经常出现在宝庆竹刻中。民间认为松乃百木之长，同鹤一起寓意长寿；竹为四时长茂的谦祥之物，以寄“竹梅双喜”；梅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与鹊同生预兆“喜上梅梢”等。这些质朴纯真的民间寓意亦受到文人士大夫垂青。在宝庆竹刻中，艺人们将民间的质朴纯真与文人的清高雅洁两种不同的艺术情感汇于一体，创作出了既典雅又质朴的竹刻艺术。

竹刻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民间美术现象，首先，作为民间美术，它在艺术语言的取材上尽可能地选取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图形语言，表现的亦是一种极为民俗化和颇具乡土气息的精神寓意。但之所以说它特殊，就是因为这种民间美术形式所采用的艺术载体为竹子，而“竹”本身又是传统美术中文人士大夫常用的艺术题材，象征的是一种清高和气节。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寓意被融合于同一个艺术形式当中，这样一来，竹刻艺术就必然带有一种多元文化情感的“特殊性”。

3 宝庆竹刻的民间性

竹刻作为一种民间美术现象，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和象征寓意上均具有明显的民间工艺美术的特点。宝庆竹刻作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处昭示出传统文化艺术世代相袭的特征，可以说宝庆竹刻同湖湘地区的原始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在题

材、形式等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而古朴的痕迹。它在视觉符号的选择、艺术手法的处理上，均展示出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寄托。宝庆竹刻的传承与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美术演变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先后层次关系及文化发展的流变性等诸多方面，宝庆竹刻与其它美术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很少有民间美术能够像宝庆竹刻这样如此广泛地吸收传统美术的精华。宝庆竹刻中的人物形象在很多方面吸收了传统木版年画的艺术成分，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宝庆竹刻人物形象的艺术处理手法还是更多地遵循了传统美术的审美规范。宝庆竹刻艺术受到当地民间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其创作根植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审美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如宝庆竹刻中这幅提梁竹食筐的拓片（见图1），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稚拙而夸张的湖南年画大相径庭，在体态与衣纹的处理上更加生动，在线条的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贴近传统美术，与传统的画像砖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对比南朝的画像砖“砖刻竹林七贤”（见图2），可以看出宝庆竹刻拓片上的人物形象饱满，衣纹处理流畅自如，看似随意，但却倍加斟酌，周围的景色陪衬也处理得精致而得体，植物的形态与画像砖上的树木处理比较接近，但多了几分朝气和生动，不像画像砖上面的那样倾颓。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人物的精神面貌上，拓片中人物的精神面貌非常饱满，人物体态也丰腴得多，尤其是后面的童子形象，充满了活泼的童趣，更加贴近民间世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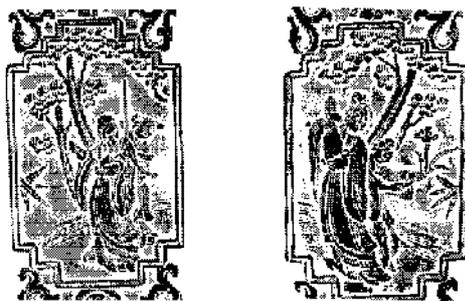


图1 提梁竹食筐拓片（局部）

Fig. 1 Ti Liang bamboo-eating trunk rubbing (Lo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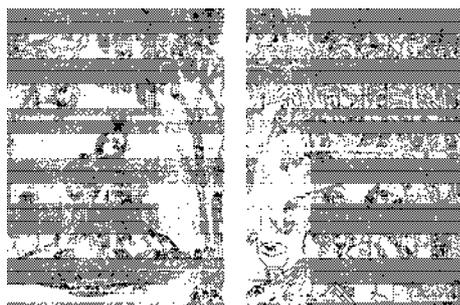


图2 砖刻竹林七贤（局部）

Fig. 2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 of brick (Local)

4 宝庆竹刻的宗教性

宗教美术虽然与民间美术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的,但二者的关系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来说更为密切,在特定的环境中,二者有时融为一体。宝庆竹刻中文人美术的清雅与民间美术的稚拙通过宗教美术的精神寓意合而为一。一方面,宗教美术借助于民间美术的表现方式,使宗教学说在民间生根开花,从而被民众接受;另一方面,民间美术也积极地扮演了宗教赋予的种种角色,在传播中加以发挥,使民间美术的面貌更为丰富多彩,活力无限。在宝庆竹刻中,宗教美术塑造的求生、趋利、避害等为黎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角色,通过竹刻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被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从民间美术的剪纸、刺绣、服饰、银饰以及祭祀用的祭鼓幡等都可以看到活态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看到劳动人民那种自发的、纯朴的、天真的、向上的民族特质,看到他们美丽善良的心灵,看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这些都充分昭示出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阴阳谓道”的哲学思想。宝庆竹刻艺人把当地的宗教信仰移植到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而在这种宗教意识的作用下,艺术的具体表现也仅仅成为人们精神情感的一种外在图释说明,文人美术、宗教美术和民间美术的各种视觉元素也必然成为相对自由的艺术组合单元。这样,在传统美术观念中看似不相关联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便顺理成章地糅合于同一件艺术作品当中。宝庆竹刻也在这种多元文化情感和艺术精神中不断地自我发展着,它以更直观的艺术手法传达人性的真、善、美,凝聚着湖湘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蕴含着深层次的人文价值,凸显出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展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地域

性和特殊性。

5 结语

需要强调的是,宝庆竹刻文人性、民间性、宗教性的艺术特征,与其地域性、文化性是密不可分的。宝庆地处中国南部,降水量丰富,植物茂盛,这样的环境孕育出细腻的、精致的艺术形式。宝庆竹刻艺人在生活中提炼出各种独特的竹刻符号,应用浪漫主义手法和精湛的刀工,把这些符号呈现在竹上,赋予它们全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神韵。

参考文献:

- [1] 梁思成. 中国建筑的特征[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64.
Liang Siche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5: 64.
- [2] 胡彬彬. 宝庆竹刻[J]. 东南文化, 2001(8): 81.
Hu Binbin. Baoqing Bamboo Carving[J]. Southeast Culture, 2001(8): 81.
- [3]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 朱疆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623-626.
Rudolf Arnheim. Aesthetics Design Art Education[M]. Translate by Teng Shouyao, Zhu Jiangyuan.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623-626.
- [4] 侯君波. 齐白石早期竹木雕刻的美学思想[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7(2): 109-114.
Hou Junbo. Aesthetic Thinking of Qi Baishi's Early Bamboo Sculpture[J]. 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2007, 27(2): 109-114.

(责任编辑: 徐海燕)